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金代詩論輯存校注

下

胡傳志 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金代詩論輯存校注

下

胡傳志 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卷七 其他作者文章

輯文

濟陽雜記

宇文虛中

徐凝為《廬山瀑布詩》云：『千古長如白練垂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』〔二〕東坡笑之，謂之惡詩〔二〕。及坡自題，則曰：『擘開蒼玉峽，飛出兩白龍。』〔三〕予謂東坡之『擘開』，與徐凝之『界破』，其惡一也。（《敬齋古今註》卷二引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徐凝：中唐詩人，《廬山瀑布》有名，前二句為『虛空落泉千仞直，雷奔入江不暫息』。垂：一作『飛』。
〔二〕東坡笑之：蘇軾有詩：『世傳徐凝瀑布詩云：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至為塵陋。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，有「賽不得」之語。樂天雖涉淺易，然豈至是哉！乃戲作一絕曰：「帝遣銀河一派垂，古來惟有謫仙詞。飛流濺沫知多少？不與徐凝洗惡詩。』』

〔三〕『擘開』二句：出自蘇軾《開先漱玉亭》。

朗然子劉真人詩跋〔一〕

方壺知足居士

朗然子齊人也〔二〕，因隨唐玄宗幸蜀，遇神仙司馬承禎〔三〕，口訣傳金液還丹大藥訣，自後修煉成功，卻歸洛陽，鄉老傳言朗然子于宋端拱年間醉死于桃花坊。時天大雪，惟尸臥處周圍丈餘無一點雪，官吏檢尸，惟見鼻口耳中，有金蟬遞返出入，良久飛上空中去。眾皆仰視，及回顧，卻不見地上尸矣。萬靈朝元宮道士趙隱微〔四〕，收得朗然子詩篇，化緣立石，廣行其傳，叩門告余，出示此詩，予親詳此詩語，亦不過運氣吞液、保陽去陰，與予符契，喜為之書。皇統元年三月二日〔五〕，方壺知足居士謹題〔六〕。（《金文最》卷四十七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朗然子劉真人：北宋道士，本名劉希嶽，字秀峰。《山堂肆考》卷一百五十五《飛蟬》：『劉希嶽，漳州人，宋端拱中為道士，居西都老子觀，遇異人得道，號朗然子。一日沐浴更衣，陳席而臥，斯須飛出一金蟬，遂失所在。』其講道詩三十首，作於端拱元年（九八八），見《正統道藏》。《全宋詩》未收錄，張如安《全宋詩訂補稿》錄之。

〔二〕齊人：疑誤。其《太玄朗然子講道詩三十首》自序曰：『余乃生居漳水，業本豪家。』

〔三〕『因隨唐玄宗』二句：皆是傳聞，不足信。司馬承禎（六三九—七二七），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師，隱居天台山玉霄峰。武則天、唐睿宗、玄宗先後召入宮中，與陳子昂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維等號仙宗十友，有《修真秘旨》等。

〔四〕趙隱微：其人不詳。

〔五〕皇統元年：一一四一年。

〔六〕方壺知足居士：其人不詳。

孟友之與西堂和尚帖跋〔一〕

魏道明

孟君友之，大梁之奇士也〔二〕。余往年嘗親見其為人。其學問淵源，度越流輩遠甚。惜乎方少年進取，從事於場屋間〔三〕，獨以詩格賦律見稱〔四〕。□盡君之才耶？而又連取四魁〔五〕，以成其賦，名人皆以為榮，余獨以為不幸。何者？使其不為時學〔六〕，而大發於古文，則必有桓桓之聲〔七〕，渾渾之力〔八〕，追配於昔人，又豈止傳道八韻而已哉〔九〕！亦嘗覽其賦矣，皆約束俊氣，徘徊窘步，以俯就時律，此尤足惜也。今復于學宮□錄處，見其與西堂數帖，字畫斌媚，又騁驥於賦格矣。一其盡力於彼而未暇於此耶？不知我者，將以余言為罣，知我者，當以余言為深知友之者也。雷溪魏道明題〔一〇〕。（《金文最》卷四十八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孟友之：孟宗獻，字友之，開封人。因連中四元，人稱孟四元。深於佛學。參見《中州集》卷九《孟內翰宗獻》。西堂和尚：據魏辛《西堂頌跋》與高陟《刻孟宗獻與西堂和尚帖》，西堂和尚是洞林大覺禪寺的開山和尚。

寶公禪師，後退居普照西堂，故曰西堂和尚。大定十五年，孟宗獻拜訪西堂和尚，作《西堂頌》（已佚）。現存孟宗獻《與西堂和尚書》一通，見《金文最》卷五十四，即魏道明所跋之帖。

〔二〕大梁：開封。

〔三〕場屋：科舉考試的場所。

〔四〕以詩格賦律見稱：劉祁《歸潛志》卷八：『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、趙樞子克。』

〔五〕連取四魁：《中州集》卷九《孟內翰宗獻》：『大定三年，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。』

〔六〕時學：時文，科舉考試用的文章。

〔七〕桓桓：威武的樣子。《詩經·魯頌·泮水》：『桓桓於征。』

〔八〕渾渾：廣大的樣子。

〔九〕八韻：指律賦。

〔一〇〕雷溪：河流名，在河北易縣。《中州集》卷八《雷溪先生魏道明》：『暮年居雷溪，自號雷溪子。』

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〔二〕

蔡松年

老坡平生多與異人遇。此詩帖云傳於丹元〔二〕。丹元者，道人姚安世自號也〔三〕。先生將赴定武前兩月〔四〕，與姚相會于京師，出南岳典寶、東華李真人像及所作二詩〔五〕，言近有人於海上見之，蓋太白云。雖事涉荒怪，然決非火食人所能贗作。嗟夫！二公未遺世時，世皆以謫仙目之，今當相從於閭風弱水之上〔六〕，醉笑調謔，靈音相答，皆九霞空洞中語。眾不可，蓋後復有神

遊八表者，傳誦而來，洗空萬古俗氣。吾老矣^{〔七〕}，尚或見之。正隆四年閏六月西山蔡松年題。^{〔八〕}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蘇文忠公：蘇軾。高衍《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》稱『老泉飄逸絕倫之字』，或是蘇洵也曾書寫過李太白詩？據《式古堂書畫匯考》卷十，蘇軾所書太白詩，一是『朝披夢澤雲』，一是『人生燭上花』。二詩為姚安世所得的李白佚詩，蘇軾有《記太白詩》，啟功有文辨明上述二詩並非李白所作。蘇軾所書原帖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。

〔二〕傳於丹元：原帖作：『元祐八年七月十日，丹元復傳此二詩。』

〔三〕姚安世：北宋道士，號丹丘，與秦觀、蘇軾等人交往。

〔四〕定州：今河北定州。蘇軾於元祐八年（一〇九三）六月除定州，十月到任。

〔五〕南岳典寶：不詳。東華李真人：指李白。黃庭堅於元祐八年七月亦書寫《東華李真人詩卷》。

〔六〕閩風弱水：傳說在崑崙山是西王母的居地，後泛指神仙居住的地方。

〔七〕吾老矣：蔡松年生於大觀元年（一一〇七），作此文時五十三歲。

〔八〕正隆四年：一一五九年。蔡松年卒於該年八月二十八日。

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^{〔一〕}

施宜生

頌太白此語，則人間無詩；觀東坡此筆，則人間無字。今有丞相蔡衛公所題^{〔二〕}，則人間

無所啟其喙。縱復妄發，適為滓穢清虛。此卷當有神物護持，自非夙緣留名十洲三島者〔三〕，未易得見。矧擅有而藏之者，豈陸行人哉〔四〕？二公仙去已久，衛公且謂復有傳九霞空洞中語而來，僕敢言蕭閑住世〔五〕，今此身是，何謂尚或見之耶？施宜生謹書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參見上一條蔡松年《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》注釋。

〔二〕蔡衛公：蔡松年。蔡松年被封為衛國公，不見於他書記載。

〔三〕十洲三島：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。

〔四〕陸行人：凡人。

〔五〕蕭閑：蔡松年之號。住世：身居現實世界。

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

高 衍

太白清奇出塵之詩，老泉飄逸絕倫之字〔一〕，非衛公品題，無以發明。施老以謂二公仙去已久，蕭閑今此身是，誠非虛語。正隆己卯立秋前一日，高衍題〔二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老泉：蘇洵之號，一說為蘇軾之號。與蔡松年、施宜生所跋不同。

〔二〕正隆己卯立秋前一日：正隆四年（一一五九）七月十六。高衍：字穆仲，遼陽渤海人。年二十六進士及第，仕至吏部尚書。《金史》卷九十有傳。

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

蔡珪

玉局傳東華之詩〔一〕，蕭閑題玉局之字，三住老仙發揚之〔二〕，金闕侍郎秘藏之〔三〕。雖至寶所在，有物護持，終恐六丁持去〔四〕。如珪輩薄福之人，或不得時見之也。此所以捧玩再四，遲遲其還，是月中休日〔五〕，蔡珪謹書。（以上《金文最》卷四十七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玉局：蘇軾。東華：李白。

〔二〕三住老仙：施宜生號三住老人。施宜生生於元祐六年（一〇九一），正隆四年（一一五九）已六十九歲，故蔡珪稱其為三住老仙。

〔三〕金闕侍郎：指高衍，《金史·高衍傳》載其曾擔任吏部郎中、吏部尚書，未載其擔任侍郎一職。當是《金史》漏載。

〔四〕六丁：道教所說的六個陰神，受天帝驅使。

〔五〕是月：在高衍題跋的同月，即七月。中休：二十日。

清涼洞記跋〔一〕

韓希甫

鄧先生為人也〔二〕，自束髮以來，志在君子儒，才高日進，時人比白樂天才業〔三〕，大丞相呂公奇之〔四〕。蘇學士子瞻所知，與之倡和〔五〕。公輕名利，歸耕故里，樂性著書〔六〕，適值章子厚拜相秉政，書召，欲命以官，公惡其為人也，匿書不赴召。公住山洞，聚徒解釋老，講道德，教儒生，化鄉民，以孝悌，行節儉，勸耕桑，潔己節，行超逸，有古之遺賢七人之餘風。言行法則足為人師，痛惜公考古厥記，可鐫刻於洞首山石像，其記不墜於世。後人知清涼洞秦梁元造，不惑於他說，公之子孫當為之。公之所知亦當為之，奈何悉絕？城邑村落有力及好古抱義英哲，又捐三千刊石，鄧公泉下足矣哉！大定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〔七〕，巨野韓希甫書。（《金文最》卷四十八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《清涼洞記》：北宋鄧御夫撰，已佚。

〔二〕鄧先生：指鄧御夫（一〇三二—一一〇七），字從義，號海山子，濟州巨野（今屬山東）人。自幼辛苦讀書，嘗試太學為異等。方壯，則棄舉子業，結茅於北郭水濱，有石几丹墨，事蹟見晁補之《鄧先生墓表》。

〔三〕白樂天：白居易。時人之論不可考。

〔四〕呂公：呂夷簡（一九七八—一〇四四），字坦夫，壽州（治今安徽鳳臺）人，祖籍萊州（今屬山東），宋真宗年間以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。宋仁宗立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晁補之《鄧先生墓表》：『蚤為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。』

〔五〕蘇學士子瞻：蘇軾。蘇軾與鄧御夫之間的唱和，不可考。

〔六〕著書：鄧御夫著有《老子注》以及《農曆》一百二十卷。

〔七〕大定二十一年：一一八一年。

重陽教化集序〔一〕

范懌

丹陽先生遇重陽真人〔二〕，顧不異哉！真人一性靈明，夙悟前知，自終南至於吾鄉，地之相去三千餘里，不辭徒步之遠，而有知己之尋。大定丁亥中元後一日〔三〕，真人抵郡，竹冠弊衣，攜笠策杖，徑入于余姪明叔之南園〔四〕，憩於遇仙亭。丹陽先生馬公繼踵而至，不差頃刻，可謂不期而會焉。二人相見，禮揖而罷，問應之際，歡若親舊。坐中設瓜，唯真人從蒂而食，眾皆異之。丹陽先生先題詩于亭壁，有『沈醉無人扶』之句，真人讀而笑曰：『吾不遠數千里而來，欲扶醉人耳。』又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對曰：『大道無形、無名，出五行之外，是其道也。』清談終晷〔五〕，坐者聽之纒纒忘倦〔六〕，使人榮利之心、驕氣淫志，頓然失去。先生邀真人就城

而館之，待以殊禮，日益恭敬，卒至於成，因命所居庵曰『全真』。究其相遇之由，若合符節，苟非夙緣仙契，孰能至於是哉？

先生系出扶風〔七〕，累世青紫，吾鄉顯族也。生而異稟，識度不群，其所居之地，馬范二街相對〔八〕，與余世為姻家，有朱陳之好〔九〕。幼同嬉戲，長同講習。在郡庠數十年間〔一〇〕，花時月夕，把酒論文，未常不相從為樂也。先生資產豐厚，輕財好施，故能捨巨萬之富，揖真一之風，真人遂以方便，誘夫婦人道〔一一〕。尚恐未從，乃出神人夢，以天堂地獄警之，俾漸悟焉。至於鎖庵百日〔一二〕，密付玄機，謂『石火光陰，難得易失，如不早悟，虛過一生，下手速修，猶太遲也。』謂『攀緣妄想，動成罪業』，索梨分而送之，兼以栗芋賜之，使知其離分而立遇也。謂『不捨冤親〔一三〕，煩惱不斷，去邑里之冗，為雲水之遊，則鄉好離也。』凡詩詞往來，賡唱迭和，皆予一一目睹而親見之。雖片言隻字，無非發揮至奧，冥合於希夷之趣也〔一四〕。是以收聚所藏，編次至三百餘篇，分為三帙，共成一集。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，欲鏤板印行，廣傳四方，矚予為序。余忘其固陋，即其意而序之。既美其至人相遇之異，又美其仙風勝概，可垂勸于後人，使修真樂道之士，玩詠斯文，豈小補哉！大定癸卯寧海州學正范懌謹序〔一五〕。（《金文最》卷三十八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《重陽教化集》：三卷，收王喆、馬鈺唱和詩詞曲二首餘首。

〔二〕丹陽先生：馬鈺（一一二二—一一八三），全真教第二代掌教。重陽真人：王喆（一一一一—一一七

○，全真教創立者。

〔三〕大定丁亥：大定七年（一一六七）。中元：農曆七月十五日。

〔四〕明叔：范明叔，生平不詳。

〔五〕終晷：終日，整天。晷：測日影以計時之器。

〔六〕纒纒：連綿不斷。

〔七〕扶風：今陝西扶風，為馬氏郡望。

〔八〕馬范二街：馬鈺與范懌家皆是當地富紳，各占一街。

〔九〕朱陳之好：兩家結成姻親。白居易《朱陳村》詩：『徐州古豐縣，有村曰朱陳……一村唯兩姓，世世為婚姻。』

〔一〇〕郡庠：府學。

〔一一〕夫婦：馬鈺之妻孫不二（俗名富春，一一九一一一八二），為全真七子之一。

〔一二〕鎖庵百日：參見趙抗《重陽教化集序》。

〔一三〕冤親：仇人和親人。

〔一四〕冥合：暗合。希夷：指虛寂玄妙。《老子》第十四章：『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。』

〔一五〕大定癸卯：大定二十三年（一一八三）。

重陽教化集序

梁棟

嘗聞之，得其道則仙可成，遇其人則道可得，以此知仙之難成，道之難得，人之尤難遇也。

彼道家者流，例多不遇至人〔二〕，徒學搬運嚙漱，區區屑屑，殊可笑也。夫至人之道，其甚易知，其甚易行，所傳於人者，豈徒然哉！必視乎有仙風道骨，又知乎聯夙昔之契〔三〕，雖相去數千里之遠，必勤勤懇懇，付之道而後已。此有以見重陽之于馬公也〔三〕。

重陽早遇至人，口傳至道，乃結廬于甘水之上〔四〕，既而雲遊山東，直抵寧海〔五〕，蓋預知有人可以傳道也。一見馬公，情契道合，其一話一言，未嘗不以下手速修為喻。然馬公寧海巨族，家貲千萬，子孫誦誦，雖素樂恬淡，亦未易猛拚也。重陽乃于孟冬之首〔六〕，鎖庵百日，出神入夢，以天堂地獄為之警勸，又嘗以賜馬公梨一枚、詩一篇，其後十日索梨一枚，分而為二，又賜以芋栗，各有其數，冥合陰陽奇偶之妙，無非託物以諭意，假言而明理。馬公一旦開悟，以所賜詩頌，依韻賡和〔七〕，欣然棄家，易於去弊屣矣。於是師重陽，西遊汴梁之間〔八〕。重陽既傳道于馬公，屬以後事，遂尸解仙去〔九〕。馬公果能敷暢玄風，發揚妙理，遠近奉教者不可勝數。其前日賡唱詩頌，有欲願見而不可得者，門人遂收散亡共三百餘篇，欲鏤板印行，傳之四方。偉哉！用心之廣也！一日，馬公門人靈真子朱抱一〔一〇〕，攜《下手遲集》以求序于余〔一一〕，曰：『某欲刊行此文，意使棲心向道之士，諷其言辭，味其旨趣，以之破迷解惑，皆知石火光中，雖務速修，猶太遲也！』余聞是言，加以素慕全真之風，兼目睹其實，不能以鄙陋為拒，姑敘其大概云。癸卯歲寧海州東牟鄉貢進士梁棟謹序〔一二〕。（《金文最》卷三十九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至人：道家指超凡脫俗，達到無我境界的人。《莊子集解》卷一《逍遙遊》：「至人無己。」

〔二〕夙昔之契：前世因緣。

〔三〕馬公：馬鈺。

〔四〕『重陽早遇至人』三句：王喆於正隆四年（一一四八）在甘河鎮遇二道士，得秘文，遂棄官入道。

〔五〕寧海：寧海州，治在今山東牟平。

〔六〕孟冬之首：十月。

〔七〕依韻廣和：王喆與馬鈺此番交往與唱和，後編成《重陽分梨十化集》。

〔八〕西遊汴梁：事在大定九年（一一六九）。

〔九〕尸解仙去：事在大定十年（一一七〇）。

〔一〇〕朱抱一：其人不詳。

〔一一〕《下手遲集》：已佚。

〔一二〕癸卯歲：大定二十三年（一一八三）。梁棟：生平不詳。

重陽教化集序

劉愚之〔一〕

夫全真之教，妙矣！其道以無為為本，以清靜為宗，其旨易知，其實易從。然世之人，類

履之而無終，行之而鮮久者，何哉？以其信之不篤，執之不固，抱兒女子之惑^(二)，無烈丈夫之志，徒眷眷於火宅^(三)，不能高蹈遠引而去故也。今丹陽先生其能終始是道^(四)，而得至於仙者歟！

先生世居東牟，資產巨萬，貌偉神秀，無一點塵俗氣，自總角知書^(五)，淡乎無仕進意，混處閭里，德不外耀，鄉人以是慕之。已而，重陽真人徒步出關，直造寧海^(六)，且謂與先生有夙昔之契，因警之以詩，悟之以詞，要與俱游乎八極之表。先生始而疑，中而信，又終而從，遂執弟子之禮而師焉。一旦撥置家務，棄去井邑，而偕為汴梁之行^(七)，無復有繫著念。雖使陟危蹈傾，冒艱履困，竟志類鐵石，確然而不之變也。以是而盡能傳重陽公之道。若夫陰陽造化之理、性命保全之術、點化傳度之訣、無為清靜之旨，靡不洞索而通明之。以至於重陽歸真^(八)，卒赴其託而主其教焉。故全真之風，於公廣行，無智愚賢不肖，願從而歸之者，唯恐其後。先生事師，凡四年而師終，師終凡十餘年，而又不返，則先生離鄉之志可知矣。然先生之離鄉，豈徒然哉？蓋有說在焉。

僕為先生里人，乃得其詳。方先生之遇也，心雖許之從，而身未之逮也，姑以私第南館名其庵而居。一日，重陽真人指先生而誨之曰：『子知學道之要乎？要在於遠離鄉而已。遠離鄉則無所係，無所係則心不亂，心不亂則欲不生，無欲欲之，是無為也，無為為之，是清淨也。以是而求道，何道之不達？以是而望仙，何仙之不為？今子之居是邦也，私故擾擾，不能息』

於慮；男女噉噉，不能絕於聽；紛華種種，不能掩於視。吾懼終奪子之志，而無益於吾之道也，子其計之。』先生乃懼而悟，顧而笑，即日拂袖去，用能斷宿緣，剔塵染，寂然與物無著，杳然與物無累，乘雲馭風，飄飄為神仙中人矣。先生自受師前言，而至於了達，然不敢默默自蓄於胸中，特取疇昔唱和三帙，舉其一以名之曰《好離鄉》，庶覺諸未悟者，必式此以為進道之階。噫！先生之用心，可謂仁且大矣！僕敢不竭慮而讚揚之？因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求序，姑序其萬一云。大定癸卯歲寧海州東牟鄉貢進士劉愚之謹序〔九〕。（《金文最》卷三十九）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劉愚之：生平不詳。

〔二〕兒女子：指婦孺之輩。

〔三〕火宅：出家人謂世俗煩惱生活為火宅。

〔四〕丹陽先生：馬鈺。

〔五〕總角：古代未成年的人把頭髮紮成髻，指童年。

〔六〕出關：馬鈺於大定六年離開陝西赴山東。寧海：寧海州，治在今山東牟平。

〔七〕汴梁之行：事在大定九年（一一六九）。

〔八〕歸真：去世。

〔九〕大定癸卯：大定二十三年（一一八三）。